

中外經世緒言三編

一
玉八冊

中外經世緒言三編卷十七

廬山老人輯

遷鼎

嗚呼明祚不綱雖曰人事豈非自失地利所致哉永樂以燕藩襲位徙而都焉不過二百年而
燕藩不武困陽和景熹嘉靖先後被圍沮崇禎而歲歲戒嚴矣侯方叔曰正位居體者以中
原為本舌不以關陝為襟帶未有三面臨邊一面制敵而足以控引天下為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者莫若 國家之宅燕則異是 太祖龍興遼瀋凡勝國所臨之邊皆我 朝發

祥之地內外蒙古依我肘腋資我師翼踞三關包渤海此非所謂天府歟未幾而俄人攘我尼
布旋竊我庫頁島佔我混同江近且營鐵路於錫伯利亞聞將以五年竣功由彼德堡止半月
可達瑯春建瓴之勢成肩背之地寒矣又自海禁大開泰西輪船颶馳霆擊天津甯當其衝向
所謂一面制敵者今且傳而受敵以視開國形勢不亦今昔殊狀而安危易軌哉倭人知三島
不足以自存朝鮮者歐亞之樞俄得之而為所逼急欲郡縣之以自蔽甲申之變我幸先發制
之而東顧之憂旦夕間事也咸豐十年恭親王長慮卻顧曾以都長安之策進見胡文忠公集鄧宅
部何讓元公惜乎其策之不果也李忠定曰天下形勝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襄

陽建康距江近於都不宜或曰洛陽便周之東都而光武所由卜宅也不知洛陽者兵法所稱衝地事之而足制天下之命守之而不足當天下之爭者也或曰太原便居京師上游表裏山河號稱完固代馬鹽池足以自贍不知太原倚邊瀕河後無退步如奕然置子於極邊其不克以顧全局策矣長安山河四塞峻函重關黔蜀翼其左盤隴蔽其右俯瞰宛洛前阻襄鄧萬一江海卒警居高御下尚可運籌而徐理天下如來長安其領也天下如網長安其綱也振之提之奉春留侯策固有先於此者而猶有四疑疑地氣之衰歇也自周秦建唐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嗣是而元宗避成都代宗幸陝州德宗如奉天梁洋迨僖宗而成都而興元而鳳翔昭宗則莎城華州且劫於鳳翔遷於洛其時山河如故也阨塞依然也得毋盛極必衰故長安不能一日安歟然唐之所患每在叛鎮即吐蕃亦由叛鎮牽率而至故以剝膚致乘輿之播徙今之所患多在海氛與夫同洲之強敵故以擇地為未雨之綢繆事固有不容一概論者也且也六飛一竦山川改觀終南太華復經千年之磅礴鬱積安見王氣之不復在鶉首者是地氣不必疑疑財力之支絀也唐社既屋長安宮殿屢閭或改為牙署或鞠為灰燼同時葺構費必不啻戶部歲入七千數百萬而猶虞不給草昧經營如未逮何然載大事者不惜重費往者嘗柳一千三百萬以藏鄭工矣宗祐至計未密司農遂仰屋也是財力不必疑疑東省之空虛也陸景

陵寢所在委而達之可乎然則國初何以不都奉天而定燕薊也防之之策

詳防黑龍

江宜與奉天吉林一律改設郡縣改將軍為巡撫滿漢並治特設三省經畧一員專管練兵防

邊事宜得節制巡撫則隱然成巨鎮矣是東省不必疑疑人心易搖也凡人易與圖成難與慮

始非常之原非特黎民懼之即士大夫亦箝口結舌退矣且示敵以弱也夫豈不聞小鳥營巢

猶徹桑土細民築室尚厚牆垣乎如慮示敵以俄何以俄故都在墨斯科康熙間彼得羅連都

尼瓦河口

今名其所新都曰泰彼得堡

而強大實基於此是人心不必疑四疑既決乃有四宜宜卑宮室遠

鼎事體大誠不應狹小帝制高談茅茨土階之陋然離宮別館悉宜裁省但求舉行大典禮之

所在處具規模已足莫靈長而固根本時事多艱物力有限蓋以是圖自強非以是侈游觀也

宜罷漕運誠知官民生命天庾正供香稻來自東吳雲帆轉於遼海河運海運折色本色各有

定章未便棄之他適然以十萬石之漕而仍留河運官弁疏濬開壩剝淺船夫無一不費其所

以不計此費者夫非以為海警乎今無慮矣綜計江浙海運不過一百二十餘萬石招商局水

脚應銀四十餘萬京通津滬之局需倉場糧儲之官吏所費抑又過之概予停罷折色解京所

省寄多東南之民略得休息就近轉運厥道有二一河南南陝汝一帶產米甚豐由閿鄉潞河

而抵潼關一陝西榆林延綏等處之米多聚於榆林之府谷葭州乾隆時喬光烈論由府谷葭

州順河而下越潞口至宜川之大跌峭陸運三十里至大船窩水運六十里而至龍門即運至韓城卻陽朝邑約計每市石水陸運費不過四錢內外今宜順流直達潼關二道縮殺於此由潼關轉般二百六十里以入長安良使其豫東漕糧之運自德州者仍舊貫緣燕都必有留後藉以贍養不足則以折色在津購糴華商趨之洋商亦趨之未有有銀而無米者宜造木路形制道里詳鐵路篇以速徵調以濟饋餉如筋絡之貫於一身而朝攬居庸之翠夕看華井之蓮留都與長安乃息息相通矣宜祛積習以中國之大而屢受島夷之侮少有血氣憤皆裂矣曾不謂事至則抱薪而救事過則巢幕而安前轍甫覆後車隨之可為痛哭可為寒心今九鼎既遷耳目一振在上輩浮靡之供億求弼亮之左右刪苛細之科條與民更始在下則磨厲其廉恥滌淪其性靈毋情見勢絀而尚以西法為忌諱毋玩時愒日而尚以帖括為專門破除常格可當可強否則內泄外溢又宴武嬉雖遷地而勿能為良長安亦燕雀之堂而已人事不臧地利可恃而仍不可恃也其愈於株守舊都能幾何哉

尊相

嘗讀書而觀唐虞之君臣都俞吁咈君以施之臣臣亦以施之君未嘗不歎其情之親而誼之切也三代後君曰尊臣曰卑然往往視宰相之重輕為時之治亂以宰相之賢否視政之得失

歷代可攷也自勝國置大學士而相之名去自我 朝設軍機處而大學士之名亦僅存之矣
漢唐宋時其宰相遇災則請避位遇變則請避位今何以不聞有是事耶詎非任之者不專而
受任者亦晏然處之而不自疑耶軍機大臣無常員初不過一二人近甚至五六人不等客拜
坐論斯禮既違見則必跪匍匐惕息不敢出氣非伺意旨為可否即拘成例為依章無論大利
弊也即尋常一事之興替而唯之與阿憚於先發無一人肯任其勞敢執其咎徒令 宵旰

憂勤於上莫之叱咤是誠黃宗義所謂開府之記室而城社既憑威福自恣大學士之不直樞
垣者反頽仰其鼻息矣誰歟為 朝廷變理陰陽哉今將一切剷除舊制被明治維新島國

之紛更誠無足訓顧其振作之意則銳矣竊謂宜仍軍機處而特設宰相一協辦一以領之每
處事宰相協辦拜舞畢以次坐凡事皆經裁定而後請 旨行卜相之法宜參國初會推及

泰西議院之略擇吉請 皇上御正殿令閣部院監寺科道不分滿漢見任額外齊集閣下

人書京外三品以上大員兼資文武洞悉中外能任宰相協辦者各一人投之匭唯不得書本
署堂官以防阿黨案而校之恭候 宸斷所有差使概不派及俾可專精戰志平章軍國原

定俸太薄不足以犒與馬量從其增加如是則體統尊肅成專利當興與之弊當替替之 天
子垂拱於上親賢夾輔於下而皆宰相乎是倚政揭其綱國隆其棟綱舉而後及條目棟立而

後及棟稅策富強者盡端拜而議之哉

議院

今日之言路亦不可為不廣矣然內自各堂官及科道外自將軍都統各督撫而下越有以事陳者藩臬提鎮例得言事恐督撫以為侵官也抵任卸任謝

恩一疏而已餘凡論列時事必先由代遞者查無不合而後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夫能事者不必有

言責而有言責者不盡能事然則言路之似廣而實隘者莫今日若矣泰西設議院集國人之

議以為議即王制眾共眾棄之意今欲仿行之而另東議員

如英上院約四百七十八人下院約六百五十六人德上院計五十

九人下院計三百九十七人方苦官冗另籌歲俸

如英議院各七千五百元合英銀一千五百磅切未易行也莫如采西法而變通之自王公至各衙門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均隸上議院

軍機處非行走者不而以軍機處主之得至可以內閣為之堂官以下各員無間正途任子等即及翰林院四品以

下者均隸下議院而以都察院主之每有大利之當興大害之當替大制度之當沿革先期請

明諭得與議者彈思竭慮斟酌今古疏其利害之所以然屆期分集內閣及都察院至陳

所見由宰相覈其同異之多寡上之天子請如所議行在外省府州縣事有應議者自臣紳以至舉貢生監皆令與議而區其等次上下分則不索詢謀同則不私於是思諱之科白

不攻而自破吏胥之舞弄憲杜而自祛始可言振作始可望挽回我
其權輿於是歟

中學

聞嘗推古今之元會觀天下之大勢而歎五市之局殆將長此終古矣我生以後數十年耳而
中外交涉其事變已糅錯如此嗚呼凡事皆忌敷衍獨至交涉之事無論折衝若何應付若何
但求敷衍能了亦未易易蓋敷衍亦必有其方與其具也清議不足拒堅船公憤不足抗利
礮乃稍稍知角使材遣生徒聘教習製器械昔以西學為集矢之的今則以西學為炫奇之媒
昔以西學為徒隸之事今則以西學為仕宦之掣矣輸攻墨守兩俱失之夫欲率天下人而克
踐其實必先率天下人而不諱其名明明中國舊有之絕技自有之勑制而閉塞其耳目天闊
其聰明甚而至一藝之成一能之擅或推而遠之曰西學或崇而獎之曰西學其不為泰西所
匿笑者希矣有醫者焉非內經不方非素問不藥其子病醫之輒大漸有市醫過別投以劑愈
醫者怪其雖愈而方不古矣方不古而愈亦不足貴也夫病亦愈焉而已方古而不愈孰若方
不古而愈而況市醫仍本古方而變化之實通古方而消息之唯其意不唯其方此其所以愈
此其所以出醫者上也夫今之喋喋稱西學者非以其尸事凡物能出奇於無窮哉然特市醫

所變化消息於我古方者也西學無不以算學為樞樞西算之三角與中算之勾股理有偏全無同異也周髀經曰圓出於方又曰方數為典以方出圓言圓之不可御而取之以方西人三角八綫之法實胚胎於是若借根即中法之天元一西人目之為東來法可見所有西法罔不衍我緒餘因我規萬而於借根方隱隱自輸供狀矣墨子經上及說上所述中西算法足資互證者尤不可更瞶數

說詳著焉陳澧所著東塾讀書記

西人唯工測算故圖繪精微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

八篇制圖之體凡六一日分率所以辨廣輪之數也而西人角度比例之法統之矣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而西人準測綫典角度之法統之矣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而西人角度儀器圖象無不依里定數之法統之矣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過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具也而西人等邊平綫用而不窮之法統之矣餘若天學物學化學醫學光學電學重學礦學兵學法學水學聲學醫學文字製造等學皆見我中國載籍近人張自牧瀛海論中篇應引各書以證觀綫無遺大抵西人政教泰半本之周官西人藝術泰半本之諸子試取筭墨關列淮南等書以類求之根原具在然則謂我中國今不如古則有之而妄謂中不如西也可乎夫中國之心思才力西人何嘗不引而重之我特不肯自鑿此混沌之竅焉耳古者大章有記里之鼓黃帝有指南之車奇肱之飛轡宛渠之蠹舟墨子之木鸞公輸之木鳶

諸葛之木牛流馬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且不煩成之以金鐵濟之以水火今苟有一於此西人必望塵而拜必舍業而從復何難倣我以奇創形我之頑鈍哉蓋中國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專者形下之器中國自以為道而漸失其所謂器西人致力於器而有時暗合於道彼既廢而續之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彼能因我之所創我胡勿創彼之所因非無創鉅痛深之日非無情見勢絀之時曾不意土地之大人民之衆而相安相安病遂至此不自議振新而唯以用夷為議不自情積弱而唯以變夏為憤朝章國計民生之重且大者既憚於更張而一藝一能亦弛焉而不學學焉而不底於精如以西學為不必學蓋中學亦不必學乎如以西學為不屑學蓋中學亦不屑學乎比而論之願人善用其識善發其情求形下之器以衛形上之道否則士夫以口舌相勝而立窮將士以血肉相薄而立隕是直醫者執古方而外病之不愈也而況所執之方又已仍謬踵繆而種種不合於古也

考試

變舉選而為門望變門望而為科目科目之中策問詩賦八股又遞變焉嗚呼變而至於八股取士弊將正者未必得拙者未必失且繆種流傳而拙者反必得有明之季而冗濫為已極矣黃宗羲探本於唐權德輿之駁柳冕而極詆其弊謂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欲仿朱子議

第一場經學第二場諸子第三場史論第四場時務近人馮桂芬議變科舉大指與之同而省去諸子時務以古學為第三場竊謂條其失者固當而所以拯其失者未盡當也經史古學時務雖較難於八股而懷挾勦襲其易於探籌者幾何哉且不過合漢唐宋試士之法而試之場數有定即懷挾勦襲亦有定僥倖之弊仍不能免今請并經義子史古學為一場時務為一場洋務為一場場以三藝為率隨試官之意為先後場不預為之限上下縱橫茫如烟海則懷挾之智索勦襲之伎窮偏重頭場之習化全材出而庸妄之僥倖者乃絕迹經義子史古學成格具在不必贅時務專論當代之典章制度或新有疑難事亦策之以集眾益洋務或天算地輿製造格物等學或西律公法約章等學不拘何格皆以發問自海禁既弛雖堯舜為之君管葛為之臣勢不能閉關謝客如再諱疾忌醫事變不窮人才已窮不特游刃有餘者無其人恐求一敷衍能了者亦不可得大局何堪設想然則洋務者非洋務也時務中之急務也考試一著為功令人心遂徹其藩籬就三場分而勘之合而校之沙盡而金見矣客有獻疑者曰此董賈揚馬所不克兼者而懸其格以責近今之學校是猶強病疴者執六鈞之弓而命之射百步之遠其及的者希矣不知取法乎上僅得其中顧炎武言考試欲其難不欲其易誠求夫易之弊也然而試之難尤必取之難法乃相因而盡善俟方域謂明季自乞人以上無不侈然為

予於青秀才如是則進於是者可知歲科之取進如故也三年之鄉會如故也循是不改將天下無一非士大夫而後已甚矣人之著名而不務其實也各省夫吏每以奏添取額為盛而增造考棚為美觀自謂能為

國家培植人才而孰料其所培植皆庸且妄者也督學有二年不視一於者偶一視之不崇朝給復矣遇錄遺必視考棚為去取是何怪玉石眩目而鸞鳳接翼哉兵燹以後各省元氣尚未盡復即以吾浙論之各府縣應試之人僅僅符應取之數或僅僅符應取之數者所在多有聞取額不足或教官或廩保率加意招徠以足之督學喜於寬大如額取進從不加以剔除此官同所謂以泥沙代珠王者也嗚呼學校之蕪歲不忍盡言而猶以姑息為有恩寬假為有禮士之所以多而天下之所以亂也非士足亂天下似士非士之多而足亂天下也通天地人即不列學校者亦士否即備致通顯亦孔子所云賊夫人之子而已應請

嚴旨特諭宜用侯氏其進有制其退無制之議凡歲科應試必人浮於額少亦在十倍以外否則僅錄上二人不為刻有仍前姑徇濫取者督學以溺職論所有五貢及孝廉方正等科概令停罷不必奉行故事其舉人貢士廩吉士各減舊取之半唐時所收進士歲不過二三十人及第者尚須試吏部宋初思振海滯賜出身者五百餘人崇寧長情泊令尤甚齊王好竿韋服而吹之則南郭先生亦以吹竽進令一一而吹之則皇然適務令庸妄者稍稍知難

畏難庶學校漸清矣夫取之也難則士必奮而自精得之也難則士必重於自愛蓋變考試其
末也養廉恥其本也 朝廷多設一取士之條官吏多挾一營私之具學校亦多開一鑽刺

之門甚者或槍冒頂替關節若懷挾勒獲猶無恥之小者耳今考試防弊之法非不周以盡也
而即防即弊誰復防之豈無明知底蘊者正恐輕發難端不肯為 朝廷一快此覆耳戊午

科場案由御史孟傳金發覺群以興此大獄目為不祥人無怪八股之病根深固不可卒拔矣
自一切矯之以難額既少體亦尊干名犯義者從莽涸有奸大法者無論取與人人得而指目
之懼生愧愧生悔夫而後牖之以氣節道之以忠愛恥心其油油然生乎比來 聖人勵精

於上大臣承流於下深鑒夫窮變通久之旨一旦舉學校之蕪穢而盪滌之則必自試之之難
與取之之難始吾願士之有志者勿習為其易而墨守其鄉先生嫫嫫姝姝之說焉可矣

抑又論之我 朝文武分試有利無害未有如武試之甚者也詩書之族清白之子弟輒視
右序為畏涂則蠶其中者可知矣歲試鄉會歷度支無算同治間沈文肅督兩江疏請停罷終
寢不行過而存之殊不可解或曰 國朝以騎射定天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夫孔言因禮

明兼損益膠柱而鼓瑟是何異宋人之紹述乎或曰東之以衣冠則游惰者愧獮虺者馴所以
弭無形之患也夫不責其於若輩猶有所警及護身有符抗禮士夫蹀躞郭門與不肖胥役比

橫飛而食人肉是長患非弭患也或曰宜試之以韜略此學校所不能得者而欲得孫吳韓岳於游惰獷虺者流得毋傾跣湊而求徑寸之珠乎且今有默寫孫子之令矣何所得皆游惰獷虺者也或曰宜試之以槍駁夫匠之於器也朝夕操作則手與器習若不操不演即槍駁益益臨時一演習旋即棄去在行伍督之以將率之以弁尚品窳如此若督學教官武事本茫然也而謂能督之教之乎宜亟查照文肅所奏將武試一律停罷著為令以所省之帑仿泰西設一武備院去其名而收其實庶幾善變而不離其宗也夫

書院

貧於財之非貧而貧於才之謂貧互市之開天將合地球而一之道光以後交涉之事鳬飛蠅起彼方倚毗其才以環攻而迭進而我瞠目攘臂莫窮於應一變而五口一變而十三口一變而二十餘口人知中國之財所由貧而不知中國之財之貧樞紐於中國之才之難也五十年來創不謂不鉅也痛不謂不深也而尚聚訟於漢宋桂檣於八股湛溺於聲律規撫於楷法豈盲者遠忘視僻者遠忘履歟抑中國之大人才之衆而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歟嘗讀議攷試矣然而四五百年之宗尚我朝二百四五十年所損益一旦欲移易其耳目拔去其根株舉學校之試蠲滌而推隔之必有詳於列者必有議其後者今有說焉無更

制之嫌又不損太官一錢而可為

朝廷育異等之茂才莫如釐整書院今之書院之流失

不特肄業之生徒散散焉淫心駢力於帖括以爭此錄兩之高下即為之師者大都墨床衰朽以營求得之遙頌而養養焉師師友友曾不識人間有虛恥事此何異於養濟之局孤貧之院也哉名以儲才而實以儲不才才者不出其中才者且恥出其中嗚呼自漢武廣厲學官一以利誘進之而三代教士之遺意蕩焉一無復存不意弊遂至於今之書院之甚者也亟乞

明詔中外所有省府州縣各書院一切剷除舊令改延諳習西學者為之教習取同文館章程頒示之就原設之額揀之法之併之而以歲數百人之餽餼數十人季鍛之月鍊之致知格物實事求是領異標新出使之才繙譯之才製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備之才舍書院其焉儲之夫二十三行省書院何翅以千計一書院儲才者數十人十書院可儲才者數萬人而群索其駿而類拔其尤將取之不勝取用之不勝用雖駑駘風霆筆捷夷長不難矣儲之於書院以勵其專精進之於學校以正其心志事無便於此亦事無要於此者彼西人之拔以陵機我者其育才之法非真擅造化之絕技有鬼神之秘授也文儒略誤西學凡一卷述其建學之法凡分六科曰勒鐸理加即文科曰艾祿所費亞即理科曰默第濟納即醫科曰勒義斯即法科曰加諾搦斯即教科曰陸祿日亞即道科今泰西已小有刪併大抵有鄉學有郡學院有實學院有仕

學院有大學院學凡四科曰經學曰法學曰醫學曰農學一藝之成得業其利得世其業懸大利以為學鵠故其才日異而月不同不似中國僅僅動之以錐刀之末而又相與諱其名也夫保氏九章成均六藝司馬光十科之議胡安定二齋之教其體用且視西學賅以備也而何以求才者百而不一應也尤可恠者內而同文館外而上海廣方言館南北洋及閩粵之學堂亦既稍稍知書院之不足以儲才矣然不聞就書院已成之舍因書院舊存之誓而必他築舍以訖之別籌誓以廩之豈真以隸書院者皆無告之窮民而特留以為養濟之局孤貧之院也哉

部臣

三代下之人才萬萬不古若而任之之繁任之之驟反什伯於古嗟乎強所不習者而反責以效且速非此方輟而求車之利轉歟後之長六曹者憂惑焉聽非三漏也明非重瞳也而舉一切朝章國故民生所關繫之大政不憚厯於試一人不惜猝試於一人往往朝綰銓符而夕兼比部既筦農政而復領客臺或甫得其部之大要而即去或并未得其部之大要而亦去然則官特其寄焉者耳有宿逆旅者昏而休明而去詢以居停主人之姓氏且不能對遑問其他於是司員嘗試以取巧吏胥舞弊而執法誠以司員必久於部而後能主政若吏胥尤長子孫而窟穴於其中者也雖部臣挾兼人之材力亦未易咄嗟而窮其利弊欲不為傀儡者幾矣

竊念天下二十三行省之命脈操自樞垣而匯於六部自雍正七年設軍機處以來其大臣必由特簡奉半曾充軍機章京以其駕輕而就熟也今部臣亦宜仿照辦理為之長者數歷中外為國寶臣料不復存肥瘠之見應請凡官至侍郎即與初授之部相終始無朝除暮調以簡文牘以久事權以省奔走庶心思以專而不紛精神以分而常給例章以久而熟諳即有黠狐之司員貪狼之吏胥均不敢以身試法夫而後部務理夫而後外政肅至三四品以下京員與大小外吏或照例銓除或權衡入地固不便十年不調亦不宜一歲九遷但不必如部臣之終始於此復何窒礙難行哉

停捐

捐例其濫觴於商鞅之賜民爵乎鼂錯從而為常爵漢武則令入訾補吏遂浸淫而沿為今之捐例在當日捐尚不如今日之濫害亦不如今日之甚而太史公作平準書一則曰即選吏矣一則曰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賈人矣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嗚呼豈不以弊孔既開弊難閉塞而天下後世之國計民生將嬰其毒於無窮盡哉我朝嘉慶道光咸豐御極之初即首停捐

例固知開捐非

列聖意也嗣以海宇多故旋停旋開光緒四年奉

詔永停捐以納實

官五年五月遂一律截止草茅下士以手加額上頌我

皇上至仁至明至勇一旦舉二百